

人脈 大師

德州的伊蓮·賀南德茲
並不是孤星；
她運用她深耕的
社區關係來處理
棘手的問題

撰文：Vanessa Glavinskas

攝影：John Davidson

「飢餓女士」——那是德州南部的人給伊蓮·賀南德茲 Elaine Hernandez 取的綽號。如果你想要把食物送給西德爾哥郡 (Hidalgo County) 有需要的家庭，賀南德茲就是你要找的人。在這個區域的許多郡——連同墨西哥邊境一帶——貧窮比例在德州算數一數二高。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資料，平均約 30%，而飢餓更一向是個問題。可是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讓食物短缺益發嚴重，她的角色就更重要。

她把有資源的人連結起來，共同對抗飢餓。在學校





於3月份關閉後不久，米森(Mission)扶輪社社員賀南德茲協助宣傳一項由拜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飢餓及貧窮合作方案」主導的計畫，名為「緊急愛心餐」，與合作夥伴一起把10天份的食物透過郵遞直接送到學生的家。賀南德茲說：「美國不應該有小孩餓肚子。必定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找到在地的解決方法。」

這項在2019年開始試辦的計畫成效十分卓著，於是聯邦政府決定將其擴展至美國各地。

拜勒大學飢餓及貧窮合作方案的執行長傑諾米·艾佛瑞特 Jeremy Everett 說：「我們服務最難抵達的區域，因為有賀南德茲這種對這些社區有深入瞭解、能夠調整計畫的人，我們才辦得到。」賀南德茲在此計畫擔任南德州地區的主任。

「沒有一個單位能夠靠自己解決飢餓及貧窮。這就是我們把重點放在建立合作聯盟的原因。」賀南德茲設法認識社區的關鍵人物，瞭解他們需要什麼，並在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企業、政府領袖，及學術機構之間建立合作關係來滿足這些需求。2019年5月，她讓扶輪社員與其他65個社區組織及食物銀行串連起來參與一項解決當地飢餓問題的活動，名為「飢餓高峰會」。

賀南德茲的朋友，布朗斯維爾日出(Brownsville Sunrise)扶輪社社員安迪·哈根 Andy Hagan 說：「伊蓮有義工服務

的熱忱。可是她想的不只是一個扶輪社可以幫什麼忙，而是『讓咱們把學術界、扶輪、和衛生部門串連起來』。她把人們連結在一起。」

賀南德茲的職業生涯多數時間待在教育界，一開始是公立學校的老師，後來擔任南德州社區大學(South Texas Community College)的終生教育部主任，面對成年學生。她在人道工作的經歷大約是她在大學的職缺遭刪除，婚姻失敗的時候開始。賀南德茲說：「在同一時間我得知我會丟掉飯碗，我結縭23年的丈夫要求離婚。」然後她兩名最小的子女離家去讀大學。1999年，在一個星期之內，她賴以定義自我的每件事都消失了。

賀南德茲說：「我一次失去了媽媽、太太，及主任的頭銜。」

因此當她意外收到一筆傅爾布萊特-海斯獎學金到瓜地馬拉6個月的邀請時，她覺得自己沒什麼可以損失的。她語帶諷刺地說：「你知道他們說的：當三扇門關起來時，另一扇會打開。他們在找一個有教育背景、會說西班牙語的人，有人就推薦我。」她打包行李。

有一天下午，在參觀瓜地馬拉北部一處考古遺址提卡爾(Tikal)時，賀南德茲爬到一座馬雅金字塔上。她喘著氣爬上頂端，不知不覺間發現自己問著上帝：「我的人生該怎麼辦？」她說：「我原本以為會雷聲大作。可是突然間我內心

←

走過歲月

賀南德茲攝於 1970 年，以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身分前往墨西哥埃莫西約。

身為紅十字會代表的賀南德茲在墨西哥及宏都拉斯工作。

2002 年，賀南德茲率領一支團體研究交換小組到印度。

賀南德茲在 66 歲完成博士學業。她的論文主題是扶輪社員的真實領導。

2019 年賀南德茲攝於印度一場扶輪贊助的學生藝術展；德州學生也寄藝術品到印度展出。

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說：『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自 1970 年代晚期賀南德茲從祖國加拿大搬到墨西哥與她丈夫勞烏 Raul 結婚起，就一直在思考從事人道發展工作；這對夫妻是在就讀安大略省貴湖大學 (University of Guelph) 時認識。1976 年，他們結婚，然後在勞烏家人於墨西哥奧霍卡連特 (Ojocaliente) 的一處酪農場同住了 4 年。在那裡因為移民法規無法工作的賀南德茲因此有時間認識農場的每個人，她很快就發現與家人同住在泥磚小屋的農場工人的子女都沒有上學。她找到一位老師，為他們設立一所學校。

大學主修西班牙文的賀南德茲沒有教學經驗也沒有預算，可是她意志堅定。她清出一間小屋當作校舍，把一扇

舊門改造成黑板，並用空的農產品條板箱當作書桌。她回憶說：「有時候山羊會溜進來，把牆上的紙吃掉。」她一邊笑一邊說她很多事都是靠嘗試錯誤才學會的。然而她說：「那個經驗讓我在國際發展方面學到許多。我後來得知那些孩子有些人還念到高中畢業。」

在農場待了 4 年並生下女兒瑪格莉特 Margaret 及兒子艾瑞克 Eric 之後，伊蓮和勞烏搬回加拿大，之後第三個孩子蕾拉 Leila 出生。賀南德茲說：「在我離開後，學校就關閉了。可是那時候，那些家庭已經習慣送子女上學，因此他們開始開車送他們到當地的學校。他們看到教育的價值。」

賀南德茲在安大略省的布藍特佛德 (Brantford) 長大，排行中間，父親是水管工，母親是家庭主婦。扶輪與她早期的記憶之一便有所關連：她妹妹出生時有唇顎裂，接生的醫師和他所屬的布藍特佛德扶輪社主動幫忙。賀南德茲回憶說：「我們沒有車子，也沒有健康保險。一名扶輪社員載著我媽媽和妹妹去醫院，該社還支付了手術費。」多年後，同一個扶輪社借錢給她父親支付妹妹的牙套。她說：「扶輪帶給我媽媽希望，給我父親尊嚴，給我妹妹一個美麗的微笑。那就是我愛上扶輪的時刻。」

賀南德茲下一次聽到扶輪這個詞語是在高中的時候。校方宣布布藍特佛德扶輪社將在放學後為有興趣參加扶輪青少





服務夥伴

賀南德茲和米森扶輪社社員桑妮雅·奎特羅 Sonia Quintero（左）、地區總監艾迪·巴特尼斯基二世 Eddie Bartnesky Jr.，及前地區總監安迪·哈根。

年交換的學生辦理說明會。她說：「那個消息啟動了我內在一股暖意，一個身心的反應，而我憑直覺就知道那會是我的機會。」她的直覺是對的。賀南德茲獲選為布藍特佛德第一位外派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1970年10月，她出發到墨西哥埃莫西約 (Hermosillo) 待了一年。她說：「去墨西哥是我第一次坐飛機。不到6個月，我就精通雙語，在9個月之後，我做夢時還會說西班牙語。我愛上這個語言與文化。」

伊蓮及勞烏最後決定再次離開加拿大，這次是搬到德州麥克亞倫 (McAllen)，伊蓮計畫

在此地取得雙語的教師證書。勞烏很開心能搬到比較靠近祖國墨西哥的地方，因此這個家庭決定往南走。當時已取得成人教育碩士學位的伊蓮得知這個區域迫切需要雙語教師，因此她開始到公立學校教書。蕾拉·賀南德茲回憶說：「我母親開超過一小時的車到一處鄉村社區教書。她的學生家裡有許多人沒有水電。」蕾拉說她媽媽常會買學校用品給負擔不起的學生。「她有使命感，她愛她的學生。」

當時是麥克亞倫北區 (McAllen North) 扶輪社社員的伊蓮，在南德州社區大學終

生教育部擔任主任一職，可是這個職缺後來被取消，而在同一個星期之內她的婚姻瓦解，最年幼的孩子也離家上大學，此時她瞭解到她正面臨十字路口。她說：「這整個經驗讓我深深省思。」後來她讀到資料說德州農工大學在麥克亞倫離她家只要幾分鐘的一個附屬機構，有提供一個新的公共衛生碩士課程時，接下來她該做什麼便很清楚。她於2001年註冊就讀。

她說：「我瞭解到我人生的一個階段結束了，而我有能力決定下一段是什麼。」

賀南德茲在2003年完成公



共衛生學位課程時，她 51 歲。當時在美國紅十字會上班的藍斯·里維倫茲 Lance Leverenz 說：「我有一天在我辦公室接到一通陌生人的來電。」賀南德茲想要談談在美墨邊境推動一些公共衛生工作。里維倫茲說：「她最後提交上來的是在扶輪的支持下，美國與墨西哥紅十字會的可能合作關係。我們最後雇用她推動一項跨邊境的肺結核控制計畫。」

從 2005 年到 2008 年，賀南德茲以紅十字會代表的身分，在美墨邊境的各社區建立一個廣大的人脈。從衛主管機關到各地商會，她要求每個部門都一起來進行一個共同的善舉：阻止肺結核的傳播。里維倫茲說：「她符合推動這種活動所需要的每一項條件。她有雙文化、雙語背景，對改善眾人的生活有奉獻的決心與熱情。」

可是肺結核是個頑強的問題。里維倫茲解釋說：「治療一位有管道就醫的病患是一回事，因為他會遵守醫囑。」可是對於無法就醫的赤貧者來說，遵守的比例很低，會阻礙降低疾病傳播的行動。因此賀南德茲的團隊提出一個構想，確保最弱勢的病患也可以定時服藥：衛生工作人員在治療期間會每天親自去查核。墨西哥紅十字會自願協助墨西哥衛生部，負責塔毛利帕斯省 (Tamaulipas) 50 名已經停藥的結核病病患。有些是街友，有些是短暫居留。賀南德茲說：「我們會巡查所有的社區及收容所。」一旦找到病患，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便會每天查看，負責給藥。

賀南德茲設法認識社區的關鍵人物，瞭解他們需要什麼，並建立合作關係來滿足這些需求。



每天的麵包

前頁：米森市市長阿曼多·歐坎那 Armando O'Caña 及賀南德茲攝於當地一家食物賑濟所。從疫情開始至今，估計美國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經歷過糧食不穩定的問題。



「她有雙文化、雙語背景，
對改善眾人的生活有奉獻的決心與熱情。」

無比的決心

賀南德茲與各行各業的人連結一起對抗飢餓的能力眾所皆知。她的朋友安迪·哈根評論說：「很難對伊蓮說不。」

里維倫茲回憶說：「我們有次帶一支代表團參觀這項計畫。那令人振奮且害怕，但很重要。我們去廢棄的建築，那裡是無家可歸的吸毒者睡覺的地方，墨西哥紅十字會會走進去，分送藥物。」可是這很有效。

賀南德茲說：「衛生部分派給我們的 50 名病患中我們治好 49 個。」

2008 年，賀南德茲協助取得扶輪基金會 30 萬美元的獎助金，提供設備給塔毛利帕斯省衛生局正在雷諾沙 (Reynosa) 興建的一處收治結核病患的中心。它在 2013 年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目前仍在經營。這筆獎助金提供設備及訓練給該中心雇用的衛生工作人員，還附帶資金用於下格蘭特河谷 (Rio Grande Valley) 的結核病社區教育工作。她說：「它一開始只是一個願景或夢想，最後卻成為一個斥資百萬美元的醫療中心。我就是在那時候瞭解到願景的力量。」

賀南德茲繼續為紅十字會工作到 2012 年。她的第二項計畫是與加拿大及宏都拉斯紅十字會的合作行動，一部分的重點是宏都拉斯鄉村地區男性在母親及嬰兒健康的角色。等到她回到麥克亞倫時，她已經 61 歲——一個許多人開始思考退休的年紀。可是她展開另一項人生目標：攻讀博士學位。她說：「我從 2013 年開始有關領導的博士研究，2017 年畢業時 66 歲。」她又說：「你可以達

成你所有的夢想，可是有些夢想花的時間比較久。」

賀南德茲的下一個夢想很崇高：去處理許多人離開中美洲的原因。她希望找到資金在當地推動發展計畫。她說：「我想要處理中美洲的飢餓及貧窮問題。我想要成立區域委員會，將扶輪及其他組織的資源用來協助重建宏都拉斯及瓜地馬拉的經濟，讓人們不用舉家遷離。」

在 7 月，賀南德茲擔任一個新角色：德州米森扶輪社社長。她在 2020 年稍早從麥克亞倫晚間 (McAllen Evening) 扶輪社轉入，以協助活化擁有百年歷史、考慮要廢社的米森扶輪社。她說：「該社落到只剩下 3 名現職社員（本已準備好返還加盟證書），現在我們成長到 17 名社員。」起初，賀南德茲運用她自己的人脈來讓該社成長，現在那些社員開始邀請他人加入。

由賀南德茲吸收入社的 28 歲社員里奇·藍登 Ricky Rendon 說：「當伊蓮提出邀請時，我們討論我在扶輪會是怎樣，我們討論我在扶輪要如何發揮我的天分，我覺得她這個策略很棒——伊蓮確保她掌握你的熱情，這點在該社的宗旨裡也獲得凸顯。」

有年輕殘障人士工作經驗的藍登，正在主導米森扶輪社專為殘障年輕人成立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扶青社。賀南德茲說：「目標是協助他們獲得工作及生活技能。」

賀南德茲也是她所屬地區的國際服務主委、扶輪基金會技術顧問團團員、及正在籌備成立的全球發展扶輪聯誼會的理事——她也加入有關移工及難民的新扶輪行動團體。要同時做這些事聽起來負擔很大，可是 69 歲的她說：「我覺得我還是 24 歲。」她的女兒蕾拉指出慢下腳步不符合她母親的本性。她說：「我認為她會不斷推動計畫直到 100 歲。」

安迪·哈根說賀南德茲與人連結的能力不斷令他驚嘆，米森扶輪社的成長正是這一點的見證。5930 地區前總監哈根說：「那是我們少數看到一個扶輪社會有徹底改造的時候。他們扶輪社現在充滿年輕、有熱忱的專業人士，非常令人振奮。」

「伊蓮是萬中選一的人。事實上，她是 120 萬中選一。」（註：全球約有 120 萬名扶輪社員。）

國際影響力

伊蓮·賀南德茲是 2020 年扶輪前受獎人國際服務獎得主。這個獎項每年表彰一位在職業、活動，及人道服務顯示扶輪計畫廣度及影響力的傑出前受獎人。2013 年，她因在宏都拉斯的服務獲得加拿大紅十字會頒發的克魯姆·品多夫獎 (Kroum Pindoff Award)。